

季米特洛夫著
獄中書信集



獄 中 書 信

季米特洛夫著

繼 枚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585

獄中書信集

著者：	季米特洛夫
譯者：	繼枚
出版者：	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89,000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8,000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編者題記

本書彙集了季米特洛夫在被囚待訊的時候、在審訊期中、以及從他被宣告無罪到解出德國為止這一段時期內，準備與進行政治辯護時親手寫的最重要的文獻。若干在他被釋放以後出版的文章和訪問記也摘要刊出。書的正文是從季米特洛夫文獻裏面的筆記原文或他替自己發出去的信件所作的副本裏選出來的。爲了把這些信和文件產生的環境交代清楚，所以在它們大部分前面都加上了簡短的註釋。這裏第一次發表的手跡八幅不僅是這些文獻的例證，並且是一種補充，在這些書信所呈現出來的季米特洛夫的形象上添上幾分活潑生動的筆緻。

阿弗雷德·庫雷拉

G. DIMITROFF
LETTERS FROM PRIS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5

本書根據紐約國際出版社一九三五年版譯出

目錄

編者題記

萊比錫審判的意義(代序).....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一

大事日誌.....七

一 待 訊

(一)致警察偵查當局的書面聲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九

(二)致亨利·巴比塞書(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三

(三)致馬賽爾·加香書(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五

(四)致審判官的聲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七

(五)致審判官的聲明(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九

(六)致帕拉斯克娃·季米特洛夫及瑪格達林娜·巴拉莫芙書(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〇

(七) 致審判司法當局的聲明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	三〇
(八) 致帕拉斯克娃·季米特洛夫書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三一
(九) 致葉蓮娜·季米特洛夫——弗拉季米洛夫書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	三七
(一〇) 致保羅·秦歇特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	三八
(一一) 致保羅·秦歇特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日)	四〇
(一二) 致保羅·秦歇特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	四二
(一三) 致保羅·秦歇特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四八
(一四) 致保羅·秦歇特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五一
(一五) 致蘇聯吉斯洛弗德斯科的巴洛特納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	五三
(一六) 致保羅·秦歇特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五五
(一七) 致最高法院第四刑庭庭長書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五五
(一八) 致羅曼·羅蘭書 (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五五
(一九) 致保羅·秦歇特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	五五
(二〇) 致帕拉斯克娃·季米特洛夫書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二日)	五五

二 在法庭上

(二一) 季米特洛夫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在法庭上第一次發言的草稿	七三
(二二) 致最高法院第四刑庭庭長布恩格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八〇
(二三) 致最高法院第四刑庭庭長布恩格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	八三
〔附件：致「蘇比錫新聞報」編輯書 (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	八三
(二四) 致最高法院第四刑庭庭長布恩格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十月八日)	八五
(二五) 致最高法院第四刑庭庭長布恩格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日)	八六
(二六) 申請書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在最高法院開庭時宣讀)	八九
(二七) 要求證據的申請書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	九〇
(二八) 要求證據的申請書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六日)	九三
(二九) 申請書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九四
(三〇) 申請書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九八
(三一) 申請書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〇三
(三二) 申請書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日)	一〇三

(三三) 申請書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	一〇四
(三四) 提給警官的十個問題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	一〇五
(三五) 提給工人階級證人的問題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日至五日)	一〇八
(三六) 季米特洛夫最後一次發言的底稿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一〇
(三七) 季米特洛夫在宣判以後最後一次發言的筆記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二〇

三 宣判無罪後

(三八) 致最高法院第四刑庭庭長書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八日)	一二四
(三九) 致最高法院第四刑庭庭長書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二四
(四〇) 致最高法院第四刑庭庭長書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二五
(四一) 致萊比錫警察局長書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二六
(四二) 致蘇聯吉斯洛弗德斯科的巴洛特納博士書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二七
(四三) 致保加利亞總理繆善諾夫電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二八
(四四) 致萊比錫警察局長書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	一二九
(四五) 致萊比錫警察局長書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一四〇

(四六)致內政部長弗里克博士書(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四〇
(四七)致內政部長弗里克博士書(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	一四一

四 在莫斯科

(四八)我們必須說的第一件事(摘自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季米特洛夫到達莫斯科的晚上,外國及蘇聯報紙記者的訪問記)	一四五
(四九)致羅曼·羅蘭及亨利·巴比塞書(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	一四七
(五〇)初步的教訓(摘自一九三四年四月底接見外國共產黨報紙代表的訪問記)	一五〇
(五一)營救古爾曼(摘自同一題目的小冊子)	一五三
(五二)一個革命者的品質是什麼?(摘自季米特洛夫所寫的「古爾曼傳」序言)	一五九

插圖次序表

一、最高法院的裁定	二
二、季米特洛夫給羅曼·羅蘭的信	三
三、季米特洛夫的關於起訴書的摘錄(附眉批)	五

四、起訴見證人的「魔鬼的圈子」	五
五、季米特洛夫筆記本中的一頁	六
六、季米特洛夫獄中日記摘錄	七
七、移送出境令	二
八、身分證	一

萊比錫審判的意義（代序）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

國會縱火案是要給德國法西斯所導演的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的恐怖主義的進攻發信號。事實上，它的確發了這種信號。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法西斯的挑釁是想當作一台烽火，用來宣佈馬克思主義的「毀滅」，而在這裏馬克思主義就是指德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法西斯黨徒的意圖是要羅致一切敵視革命運動、敵視蘇聯的力量，並且炫示一下德國法西斯的「歷史任務」——在資本主義的歐洲摧毀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並的任務。換句話說，就是一次被俄國專制的沙皇政權認作自己的「歷史使命」——做歐洲的反動堡壘和革命運動的劊子手——的這種任務，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已經被德國的「純亞利安種的法西斯主義」繼承下來了。

法西斯黨徒作為挑釁行動而策劃的國會縱火事件——回頭我們再比較詳細地談這個

問題——是那些罄竹難書的野蠻殘暴行爲和一九三三年三月德國許多血腥的日子的前奏。這種野蠻殘暴行爲和血腥的日子，已經喚醒了所有勞動人類，使他們起來反對法西斯獨裁。

萊比錫審判——近代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審判——是法西斯當局一手製造的，其目的是要向全世界證明，法西斯劊子手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底「把歐洲從布爾什維主義手裏拯救出來了」。

德國法西斯希望在萊比錫贏得一種舉世公認的「救世主」的地位。在審判以前和三個月法庭審判過程中都一直秘而不宣的起訴書很清楚地說明：審判的目的不僅是要反對德國的共產主義，而且主要是反對共產國際，同時也反對蘇聯。

審判剛開始的時候，德國的法西斯報紙甚至於還認爲這件事毫無隱諱的必要。我和我的同志們——像起訴書裏面公開敘述的那樣——被控爲「莫斯科的俄國共產黨委派的間諜」，並且有用縱火國會的方法在德國組織武裝暴動而使整個歐洲蘇維埃化的任務。那些由檢察官的公署訓練出來的假見證人，完全迎合法西斯黨徒的意願，在預審時就證明：「這次行動以後——就是說，在國會縱火以後——同樣的縱火行動本來也會在華沙、維也納和布拉格發生的，其目的是要使熊熊烈火燃遍歐洲。」

德國法西斯在演出萊比錫審判這幕戲的時候制定了什麼具體任務呢？

第一，在國內外人民大眾的心目中把法西斯縱火者和劊子手們的威風重建起來；掩蔽真正的縱火者，同時把罪名推到共產黨員身上去。

第二，使其野蠻的恐怖行動及對革命無產階級的殘酷迫害成為合理的。用這次審判，使那些對價值連城的文化瑰寶的野蠻摧殘、對科學的扼害、對資產階級左翼的「自由思想」所進行的無情的摧毀、集體屠殺和大規模的謀害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都成為理所當然。

第三，這次審判要給新的反共運動提供資料，成為對德國共產黨進行一次新的「恐怖審判」的基礎。

第四，這次審判是要提供證據，說明法西斯政府正在「勝利地」和世界共產主義進行戰鬥，並且在千鈞一髮之際把資本主義的歐洲從共產主義的威脅下面拯救出來。對於法西斯黨徒說來，這四個被控告的共產黨員的腦袋，在即將到來的、和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的買賣裏面是估價甚高的。預料在這次買賣裏面，希特勒可以在關於重整軍備等問題的「平等權利」方面得到妥協，作為對於他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服務」的報酬。在外交的領域中，德國法西斯黨賦予這次審判以特殊的重要性。

審判的準備工作是用一種包羅極廣的方式進行的。法西斯黨徒們搜羅了他們手下的一切工具，把全部警察和司法機構，帝國的納粹行政機構以及宣傳部的遍佈各地的龐大機構都動員起來。這一切行動的目的不僅僅是要捏造一份起訴書，而且特別是，不惜任何代價，希望找到「合適的」見證人。

大約有六個月時間都花費在狂熱而拼命地搜羅見證人這件事上面。

如果法西斯黨徒們能够從工人中間，從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物中間找到他們所需要的證人，那對於他們是有其極為重大的意義的。按照法西斯縱火者的計劃，這些證人必須證明下面這些事：德國共產黨和「紅色陣綫戰鬥者同盟」正準備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和三月進行武裝暴動；他們已經發出了有關這方面的指示；國會縱火案是這次暴動的信號。法西斯黨徒們爲了搜尋這樣的證人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在牢獄中，在集中營裏，成千成萬共產黨員和革命工作者都受到了無法描述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酷刑，想使他們變成俯首貼耳、隨時準備承認那份挑撥性的起訴書裏面要他們承認的任何事情的證人。

但是法西斯黨徒們是一敗塗地了。無論怎麼賣勁，除了國家社會黨的議員、法西斯的新聞記者、已經判罪的犯人、膺造錢幣犯、盜賊、神經病人和吸食毒品者以外，沒有

人甘願爲這種起訴來作證。

從工人隊伍中間，從德國無產階級運動的積極分子中間，從共產黨的負責工作人員中間，法西斯黨徒找不到任何一個他們需要的那種證人。

這就是這一次起訴裏面的弱點。但是，在另一方面，這件事向全世界輝煌地說明了德國工人對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對於共產主義事業，對於共產國際的始終不渝、忠貞堅定和無限的熱誠。

德國法西斯在萊比錫審判中第一次以歐洲反共產主義的憲兵的姿態出現。但是，這一次的初顯身手却以法西斯黨徒的臨頭大難而結束。拿一句保加利亞的古老的俗語換幾個字，就可以說：德國法西斯用猛獅一樣脾睨一切的步伐進入萊比錫，結果是遍體鱗傷、抱頭鼠竄而逃。

這次審判對於共產黨和革命無產階級是一種考驗。它們最優秀的兒子正躺在集中營和其他法西斯監獄裏。這次審判變成了他們對於自己的旗幟的忠誠、對於革命任務和無產階級紀律毫無保留的獻身的光輝燦爛的證明。

法西斯黨徒不能從工人中間找到他們需要的那種證人；那些被驅上法庭作證的工人們，不顧任何威脅與刑罰，在法庭上表現了一種不愧爲無產階級的態度——僅僅這些事

實就證明：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那些膽小如鼠的、機會主義的悲觀論者，在他們對於法西斯黨徒竊據政權這件事的看法上，是可憐地弄錯了。

法·西·斯在萊比錫的失敗和我們的獲釋構成了共產國際的一次巨大勝利。但是，鬥爭還在進行，並且還必須進一步加強。反法西斯的社會輿論不能因為這次勝利就心滿意足了。爲·釋·放·德·國·革·命·的·工·人·階·級·的·領·袖·台·爾·曼·而·鬥·爭，爲·釋·放·托·爾·格·列·爾·而·鬥·爭，爲·釋·放·法·西·斯·手·中·成·千·成·萬·的·其·他·囚·徒·而·鬥·爭，是與國際反法西斯運動的榮譽攸關的事。